

清末民初晋西北庙会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影响

——以河曲树儿梁、山庄头等四村为例

赵新平,王 忠

(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摘 要: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清末民初晋西北庙会既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又加强了乡民的社会交往,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文章采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庙会与乡村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究清末民初晋西北庙会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晋西北;乡村庙会;经济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91(2013)01-0085-04

晋西北^①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汇的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该地区的传统庙会活动非常兴盛,至今仍长盛不衰。庙会举办地点往往在寺庙内或寺庙周围,主要包括祭祀、贸易和娱乐等活动。清末民初晋西北乡村庙会已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数量多、规模小、会期短等特点。河曲树儿梁、山庄头、碓白塬、马家塬等四村庙会皆属此类。四村紧紧相邻,位于县城东北20多公里处,北距黄河十几里并与陕西、内蒙(民国时为归绥)遥遥相望。庙会的定期举行为乡村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便利,弥补了乡村商业网点和集市的不足,对乡村经济发展、乡民的社会交往和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庙会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清末民初晋西北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庙会。据初步考查,河曲共有自然村庄415个,古戏台即有320余处。至今每年有250多个村庄都要过会唱戏^[1:217]。比如以文中所提到的河曲四村为中心,“方圆几十里的村(社)都有会,而且大部

分都延续至今,会期主要分布于正月到开春以前,几个月绵延不断,会期少则二三天,多则数天。民初殿嘴寺^②的和尚从正月开始到附近各村参加庙会,一直到三月中旬才会赶回来参加本寺庙会”^③,这充分反映了晋西北乡村庙会的兴盛。

表1 清末民初晋西北河曲四村庙会一览表

村称	寺庙数(座)	主会(农历)	会期(天)
山庄头村	3	正月十八	三
树儿梁村	3	正月十五	三
马家塬村	3	五月初五	两
碓白塬村	5	二月初二	三

1.1 传统祭祀活动促进了乡民的生产和消费

寺庙本是宗教信仰活动的场所,所以庙会首先体现出浓厚的迷信崇拜色彩。庙会的祭祀活动源自古代农民对神明的敬奉和祭祀活动,其祭祀活动既满足了村民精神寄托的需求又消耗了大量的祭祀物品,如庙会祭祀不可缺少的三牲、干鲜果、糕点、馍馍(大供)、糖果、茶饮、香料、蜡烛、爆竹、各色纸张、布帛、纸扎等。

收稿日期:2012-11-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末民初晋北庙会与地方社会”(11YJA770070)

作者简介:赵新平(1962-),女,山西原平人,忻州师范学院政史系教授,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

- ① 晋西北,狭义上是指现在忻州市河保偏(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广义上可以包括现在大同西北部一部分、朔州市、忻州市和吕梁市等西部的广大区域。本文特指狭义范围的晋西北地区。
- ② 殿嘴寺,位于碓白塬村东北方向约二里处,也叫千佛寺。据《碓白塬村志》记载此寺是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6)由碓白塬、山庄头、树儿梁、黄尾、上邓草塬、中邓草塬、下邓草塬、上沟北、下沟北、东梁、红米梁、串家洼、史家山、上养仓、下养仓、冯家庄、臭儿窠和龙湾十八村(社)集资修建。每年三月十八过庙会,由十八村(社)轮流当会首,操办过会事宜。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十几名和尚,并有和尚组成一班吹打(八音会剧团)。
- ③ 2012年3月24日,河曲县山庄头村,访谈王混蛇(男,1932年出生,农民,文盲)。

殿嘴寺庙会的准备工作需要半月之久。会首和寺庙主持首先要挑选领牲用的羊,其次要指派会副负责制作供品,置办香料、蜡烛、黄表纸、烧纸之类的祭祀用品,派人清扫寺庙。庙会第一天,即九月初八,早上会首以及村里的男性信众到殿嘴寺庙前,大家纷纷跪倒在殿嘴寺前,磕头上香,敬黄表纸,以此仪式来通知众神接纳供品。然后走进寺里,把供品摆到香案上,焚香敬纸,磕头作揖。随后再到寺里两厢的各个神龛处再进行一次同样的祭祀,并把领牲的羊分成若干份,每个神灵的供桌上放一份,希望其保佑全村无灾无难,丰衣足食。祭祀仪式结束后,会首会安排看庙人按时上香、添供,并进行祭拜^①。

“殿嘴寺庙会是这四个村里举办规模最大的,在各村(社)按会期给提供一些惯例的祭品外,庙上还要在附近的村(社)采购一些祭品,甚至委托附近的村民给制作、采购一些糕点、干鲜果等物品”^②。庙会为乡民提供了从事祭祀物品加工制作、增加收入的途径。同时,也有利于乡村中与祭祀相关的一些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加快了乡村的商品流通,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1.2 商品贸易活动活跃了乡村的商品经济

庙会除祭神外,另一重要活动就是贸易。乡村庙会服务乡村社会的特征非常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乡村集市布局的缺陷,极大地方便了乡民,这也是清末民初晋西北乡村庙会得以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传统庙会的举办促进了商品物资的交流,推动了乡村商业发展。

晋西北地区多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山丘连绵,沟壑纵横,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道路崎岖,只有步行的小路与外界相连,交通极不方便。当地乡民平常出门靠步行,搬用货物靠肩担、背扛和牲畜驮运,难得有进城赶集机会,对附近庙会的依赖性很大。因此,碓白塬、树儿梁、马家塬和山庄头这类型交通极为不便的小村落举办庙会,其商业贸易色彩很浓。乡民在庙会期间一方面卖出自家生产的一些农产品和水果等物品,以补贴家用;另一方面借此机会采买一部分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据被访谈者马玉田回忆说:“猴(小)娃娃那会儿听村里的二老汉说,六年时(民国六年)他曾背一垛干草去碓白塬赶庙会,把干草卖给永盛源^③的骡马店,然后用卖得钱在会场上吃了一顿豆腐麻花(那个时候很少能吃到的)。回家时还有余钱顺便给家里人买一些吃喝。在回家路上高兴地唱着山曲(河曲民歌的别称),那脚下的十几里路竟然没感觉到有多远,一会儿就已经到家了。”^④

赶会时,本村商人也会将自己平时积攒的一部分钱拿出

来置办一些衣服布料、家常用品和生活用品做些买卖。周围附近村镇各种饮食、布匹、杂货等商贩争相云集,摆摊设点。许多外地商人也会纷纷到来,商贩们变着法儿吆喝着,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悦耳动听的吆喝声刺激着乡民们的消费欲望,许多人就是勒紧裤腰也要在庙会上买点吃喝,不仅仅为了自己和家人,更是招待客人的需要。何况庙会期间出售的各种日用生产生活用品,价格便宜,且摆在乡民的家门口,这对于终日忙碌劳作在田间地头,无暇进城购物的乡民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得的购物机会。届时不仅本村人积极参加庙会,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以及从外地赶来参加庙会的人员和演艺人员也会参与其中,他们共同组成了乡村庙会上的消费主体。这样庞大的消费人群和消费量是平日里各个村庄正常消费人群和消费量所无法比拟的。

庙会定期举行是对乡村集市的有益补充,为乡村商品交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庙会上的货物贸易影响广泛,其商品成交额较为可观,形成乡村社会的主要经济流通关系。除此之外,庙会活动有效地激活了乡民消费需求,形成以庙会举办地为核心的“同心圆”式经济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2 庙会加强了乡民的社会交往

2.1 密切了村内的关系

晋西北乡村庙会期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全民性活动。庙会的祭祀、贸易和娱乐活动,为相对独立和分散的乡民提供了充分接触、交流的绝好机会。在频繁交往、相互交流中,使乡民彼此间更加熟悉了解,增进了友谊。

庙会的举办使村域内乡民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有助于村域内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为乡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进一步加强彼此合作与互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营造了较为和谐的社区环境氛围,有利于密切村域内的社会关系。

2.2 增进了村际间联系

庙会举办期间,每家都会有众多亲朋好友欣然从附近各个村庄赶来参加。其他的一些前来赶会的人们也齐聚庙会举办的村庄,只要相互间认识熟悉,家家户户都会热情的接待,宾主双方可以借此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

会期来临,乡村的男女老少欣喜若狂,常常不远数十里群集蜂拥,前来观看。被访谈者王混蛇说:“那个时候的人们闲暇里也没个其它营生,一闲下来,只要有地方过会,肯定去赶会,我记住我小娃娃那会儿,有一次和我三爷爷还跑了二

① 2012年4月28日,河曲县山庄头村,访谈王混蛇(男,1932年出生,农民,文盲)。

② 2012年4月27日,河曲县碓白塬村,访谈张二明(男,1955年出生,中学教师,大学本科,碓白塬村志编撰委员会委员,曾在撰述过程中对千佛寺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和文献资料查阅)。

③ 永盛源,据《碓白塬村志》记载是清末民初碓白塬村的富户人家,经济实力雄厚,有2000余亩耕地,油酒坊六座,牲口将近40头。

④ 2012年5月9日,河曲县马家塬村,访谈马玉田(男,1946年出生,村支书,小学文化程度)。

十多里,来回就是四五十里路,去河(黄河)对面赶会。”^①平常亲朋好友各忙各的生计,见面叙谈交流的机会很少。庙会期间大家会聚在一起,或站在戏台下边看戏边谈,或在主人家喝酒谈天,密切了关系,互通了信息,有些相互帮忙的事情也当场拍板,达成协议。家家户户对远道而来的客人都会热情接待,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加强了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在交流走动中自然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淳朴民风。

2.3 带来跨区域交往机会

自清中期以来的河曲一直是山西人走西口的前沿、晋陕蒙黄金水道黄河的重要渡口码头之一。由此与内蒙、陕西的商贸交往不断,许多河曲人渡过黄河踏上走西口去口外谋生的道路。不少走到陕西内蒙的本地人以及那里的商人也会在庙会期间来到黄河岸边的河曲参与这场集商品交易、酬神娱乐的节日盛会。被访谈者张树伟说:“那时候过会,我们家在沙圪堵的二爷爷还贩运东西赶回来做买卖。”^②跨区域交往,一方面使商贸活动更加兴旺,另一方面使信息交流频繁,交流范围扩大,带来了大量当地乡民不知道的关于外边世界的信息,促进了当地人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开阔了眼界。

清末民初晋西北的“农民们很少知道本省的消息,全国的就知道的更少,面对世界则差不多一无所知。十个人里有九个是文盲。他们全部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家庭生活和激烈的、日常的生存斗争里面,成为孤陋寡闻的‘乡下佬’。”^[2]。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乡村的社会交往活动就其范围而言,一般多以族亲、邻里为轴心进行,很少有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交往。再加上农民终身劳作,起早贪黑,也没有时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然而庙会期间,许多其他地区从事各种职业人群的参加,使平日闭塞的乡民接触到空前多的人群,从而有机会跨出日常狭窄的交际圈和其他区域的人们进行交往。

庙会为乡民创造了一个跨区域社会交往的机会。从地域交往来说,庙会期间许多外地商人和各种游走的艺人也都来到庙会现场,甚至是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也都加入到了庙会提供的酬神娱民的各种活动中。庙会上有许多人原来素不相识,经朋友介绍,成为熟人,一次庙会赶完,关系圈又扩大了许多^③。庙会上各地区的人员往来形成了乡村区域社会中的重要社会交往关系,是对村内、村际社会交往的有益补充,为跨区域的社会交往和人员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起到了心理调适、信息沟通的作用,给平日里静谧的乡村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庙会上的人际交往,“大大地加速了自我的发展,满足了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协调了各种人际关系。”^[3]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3 庙会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

3.1 缓和乡民间的矛盾,增强了乡村凝聚力

在齐心协力举办庙会过程中所形成的集体意识。这种精神不断增强着乡民的社区认同感。

一方面,庙会活动具有神秘性。这是源于乡民对神的信仰,乡民出于对神灵的敬畏而积极参与庙会活动。乡民无论是心目中对神灵的敬畏,还是期望神灵庇佑而风调雨顺、家事兴旺,都要求在庙会祭祀中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达对神的信仰和叩谢。通过庙会祭祀活动,乡民归属于同一信仰的相互信任。由于庙会期间乡民认为神灵会显灵而努力构建一种和谐生活,形成了向善爱乡、团结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意识,对营造和谐的乡村社会氛围有一定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庙会活动具有交往性。庙会期间乡民从繁忙的家务活中解脱出来,积极参加各种庙会活动。昔日由于种种原因日渐积累而出现的一些家庭矛盾,也在节日里家人之间的相互照顾和关心下逐步消解。乡民在庙会的组织者“会首”为首的村社组织下,借此平台相互交往,使相互之间的熟悉和信任程度提升。

庙会活动既是中国传统的民俗事象,又是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乡民在庙会的各种活动中表现出十分的炽爱和亲近,即使日常生活中有矛盾的,也会在神灵笼罩和群体互动行为频繁的日子里,摒弃前嫌,握手言和;而在其它地域生存的同乡人和邻村人,从四面八方纷纷汇集到庙会举办村,消解着地缘关系^[4],缩短了不同社区的空间距离,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乡村社会凝聚力。

3.2 固化了乡村精英的社会地位

清末民初在晋西北寺庙周围举办的庙会向来是乡民共同参与的传统盛会,是每个村庄最为重要的集体活动方式。庙会各项组织筹备工作,一般由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富户、村长以及寺庙主持轮流担任会首组成的村社负责。以会首为首的村社的具体事务:挨家挨户起炭(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过大年和过庙会都要垒火笼);过年到正月十五负责给村里各个寺庙上香;集资维修寺庙;过庙会时负责庙会的具体筹办事宜,包括请和尚、吹打、戏班并兼管他们的吃住问题等。这个会首群体构成了乡村精英的主体,几乎主导着乡村所有的大型活动(包括庙会活动)和公共事务。他们利用自身具备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优势,通过在其他各种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等领域中延伸而来的角色,积极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兼具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等功能。^[5]

乡村精英运用其拥有的经济资源或文化资源,凭借自身具备的组织筹划才能和其他处理协调等能力,赢得了乡民对他们的领导地位和办事权威的一致认同,进而把在庙会活动中建立的权威,扩展到与乡民经济领域的合作、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整合中去,把分散的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乡村社会居民聚合在他们周围,使乡村社会群体在更广范围上,在这一盛大活动中实现互动,在互动中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6]。

另外,许多的庙会传说通过乡民的集体记忆形式保存着

① 2012年3月25日,河曲县山庄头村,访谈王混蛇(男,1932年出生,农民,文盲)。

② 2012年4月24日,河曲县树儿梁村,访谈张树伟(男,1937年出生,农民,文盲)。

③ 2012年4月25日,河曲县树儿梁村,访谈张善生(男,1932年出生,农民,文盲)。

一些对乡民的规训和对乡村精英的劝诫,从而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如马家塄村五月初五有一个传统习惯,要是庄稼非常旱,就要举行“叫雨”(即求雨,当地人的说法)。“叫雨”要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固定路线(“叫雨”路线:马家塄—瓷窑沟—向阳坡—狗儿窠—巡镇—桃山—吕家塄—榆皮窠—中邓草塄—山庄头—碓臼塄—南塄—马家塄)进行,出发到返回要十天左右。开庙门以后,有“三不”忌讳:一不吃荤;二不吃饭(外村的饭);三不“调皮”(当地方言,调戏妇女的意思)。清末民初,有一年天又大旱,眼看着刚刚出牙的庄稼马上就要旱死了。马家塄村会首马占财、张裕财慌忙会同瓷窑沟村会首张进财召集了村里二三十个人,准备开始一次“叫雨”。他们打开庙门,从黑龙爷庙请出神灵,抬着黑龙爷坐上轿子,举着祈雨黑龙幡旗,拿着叫雨杆子,由马占财、张裕财和张进财三个能说会道口才非常好的会首唱着叫雨调子,踏上了求雨路。这一次“叫雨”从他们出发的第二天,天空就开始阴云密布,眼看天气一天比一天阴沉,似乎马上就要下雨了。最后一天走到南塄村时,开始出现星星雨滴。大家都乐坏了,心想黑龙爷太灵验了,队伍里有人甚至开始嚷嚷着回去一定要过会唱戏,好好的酬谢黑龙爷。忽然走在队伍前面的马占财看到一个妇女迎面走了过来,长得非常好看,趁着高兴劲就上去调戏了两句。谁知刚说着雨就开始停了,一会儿竟然云也散开,太阳又出来火辣辣的炙烤着大地。大家一致认为这一次是犯了忌讳,惹怒了黑龙爷,决定必须惩戒马占财才能抵消这次的罪过。规定马占财必须要在黑龙庙前跪着曝晒三日。跪满三日后,人们期待已久的甘露终于降临了^①。此庙会传说反映出乡民对于现实中作为掌握村里主要权力的乡村社会精英角色扮演的期望。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不仅体现在乡民的日常劳作和贡献上,而且处于乡村权力中心的精英也要运用好自己的权力,好好为乡村和乡民服务。

乡村精英通过积极筹划庙会活动,全身心投入庙会组织

活动始末,运用自身全部社会网络和资源,甚至不惜重金带头募捐仪式费用,从而动员乡村群众广泛参与其中;乡民对所供奉的神灵以及乡村庙会传说的固守传诵,不仅传递着包括所敬奉神灵的崇拜,也载负了乡民对其生存空间的想象及在此基础上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对这种建构的维护。^[7]

总之,清末民初晋西北乡村庙会与民间信仰、商贸活动和社会交往等密切相关,并且已经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乡村庙会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乡民的社会交往,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而乡村精英利用乡土文化资源,以及乡民对神灵的信仰和敬畏有效实施社会动员,其中又反映出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传统庙会对乡村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 刘喜才. 河曲民俗[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217,243.
- [2] (美)韩 丁.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60-61.
- [3] 谢永栋,何建国. 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以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为中心的考察[J]. 兰州学刊,2010(3):203-206.
- [4] 侯 杰,李净昉. 天后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天津皇会为中心的考察[J]. 历史教学,2005(3):46-50.
- [5] 刘红旭. 链合:庙会组织中的村庄精英角色研究[D].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
- [6] 张润君,刘红旭. 村庄精英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以甘肃定西市Z村婚嫁丧葬仪式为例[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8-112.
- [7] 岳永逸. 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J]. 宁夏社会科学,2003(4):88-93.

(责编:周 颖)

The Impact of Temple Fair on Rural'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Northwestern Shanxi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king Shuerliang, Shanzhuangtou, Duijiuyan and Majiayan Villages for Example

ZHAO Xin-ping, WANG Zhong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Xinzhou 034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mple fair to the temple as the basis is a public assembly, which celebrates in the regular time for gods - thanking, praying god, trading goods, entertainment and so on. The temple fair in northwestern Shanxi promote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o be conducive to establish a rural social order i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le fair and rural economical, to try to discus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emple fair in northwestern Shanxi on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Key words: the northwestern Shanxi; the rural's temple fair; economy and society; impact

① 2012年5月9日,河曲县马家塄村,访谈马玉田(男,1946年出生,村支书,小学文化程度)。